

180幅珍贵历史照片

晚清女性的美丽与哀愁

婉容—文绣传

王庆祥 著

中

国

末

代

皇

后

和

皇

妃

团结出版社

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

婉容—文绣传



◎

王庆祥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婉容/文绣传——末代皇后和皇妃/王庆祥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12

ISBN 7-80130-863-8

I. 婉… II. 王… III. ①婉容—传记②文绣—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984 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著作权受法律保护,未经著作权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方法复制抄袭本书的任何内容或片断,违者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三河市中门辛装订二厂

开本:170×245 毫米 1/16

印张:24.5

字数:522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863-8/K·251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序^①

郑逸梅

庆祥同道新著《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将要付印，可喜可贺。官闱间事，求真求实，洵非易易。今则天宝当年，历历在目，为之钦佩不已。

抗战胜利之年，历史学家秦翰才先生两度旅居长春，利用参与“接收”东北的机会，在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原伪满“满炭”大楼），看到大量伪官原存的档案资料，动了写书的念头，遂以史学家的眼光五游“满官”，并访问杏花村“新官”基址和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在实地考察的同时，还走访了溥仪的懿亲、侍从武官以及伪宫内府官员等。他以此为基础，写成《满官残照记》一书，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史料。然而书成之日，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却大多散佚于战火之中了。

其中有两本《相片玻璃版簿》，是溥仪参与伪满政治活动的照片底版。注重古今人物年谱搜集工作的秦翰才对这类东西兴趣不高，乃转归与秦同行的许大卢（字新民）。后来，许又把这些照片底版转送上海著名篆刻家朱其石收藏，都是14英寸原版照片，非常清楚，记得有一张是溥仪装扮成侠客在屋顶上拍的，很有意思。

其石是我的老友，就挑了几张原版照片送我，另外还缩小复制了全套照片，装贴在一个本子上，每张照片底下都有一段文字说明，讲照片上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等十分详细。其石给我这本照相册题写了名称，就叫《我的前半生》，也送给我一本。

这些照片连同若干颇具文物价值的原件，如有溥仪亲笔批示“知道了”字样的臣下的奏折，有溥仪签名的宴会请柬等凡十余件，都在“文革”中被抄家掠夺一空，今已一纸无存了。所幸还有一份陈曾寿给溥仪的奏稿，盖着伪满的印鉴，因漏抄而至今尚存。

现在，秦翰才、许大卢、朱其石都已作古，据说原存朱家的玻璃版簿、照片和原件等也都荡然无存，其余的若干亦由后人卖掉。经历两场战争，一场浩劫，当年的遗痕以至烟消云散，一切皆无了。可见历史资料不易存世，若干年后钩

① 此序为郑逸梅先生于1990年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一书出版之际所作，此次出版《婉容/文绣传——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仍按原样收录。

求征集更见其难。

庆祥评述溥仪生平,已有多种著作问世。采用的资料囊括终溥仪一生各个历史阶段的档案以及溥仪的日记和各类遗稿,贵在收罗宏富。用以述史评人言之凿凿而易达公允。庆祥富钻研求实精神,且文笔流畅,所撰各书可读性均甚高。

本书系替溥仪的两位妻子立传,借以反映这位中国末代皇帝一生中不断发生质变的婚姻家庭生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在正式官场和其他场合无法看到的特别真实、生动的溥仪,及晚清以来变迁着的宫廷礼仪制度和神秘的皇苑内幕。

曩年,在影视剧舞台上曾以溥仪为题材大肆渲染过,所据亦不外《我的前半生》以及庆祥早几年出版的几本书,但虚构的情节不少。今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自然也应归入文史一体化的专著,但字字句句都有过推敲考证,似可以文苑信史作结了。

愚今年九十有六,患白内障且右腕关节炎,作书奇拙,犹复炫丑矜痴,愧以为序。

公元1990年仲夏于纸帐铜瓶室

案:《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约100万字,是我在《末代皇后和皇妃》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写成的关于溥仪五位妻子的生平传记。其中,婉容传已由原4万字增补到20万字,文绣传已由原2万字增补到16万字,谭玉龄传已由原2万字增补到14万字,李玉琴传已由原4万字增补到28万字,李淑贤传已由原8万字增补到20万字。该书初稿早在十四年前已完成,也有多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我出于某种考虑,主要是社会上的侵权者太让我担心,所以一直未公开出版。现在,我决定以《婉容/文绣传——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为书名,先行出版婉容和文绣的传记。我国著名文史学家、“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生前以年逾九旬的高龄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当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刻,郑老先生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作者:王庆祥)

自序

王庆祥

我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没用综合叙述的方法，只是给溥仪的五位妻子每人写了一篇传记，婉容、文绣是合法而有名份的皇后、皇妃，且同时入宫，生活内容交叉，所以才把她俩的传记放在一起。谭玉玲和李玉琴是溥仪在伪满当“康德皇帝”时期册封的伪贵人，我们虽然不能承认她俩在伪宫中的名份，却不能不把这两位女士看作是溥仪的妻子，所以就把她们的传记与溥仪特赦后恋爱结婚的妻子李淑贤的传记放在一起。这三位女士各自与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不相交叉，却共同经历了溥仪生平中那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我在1984年撰写并出版的那本《末代皇后和皇妃》，只是依据当时掌握的有限资料，初步勾描了溥仪的五位妻子的历史原型，尚无条件对她们的思想风貌、性情品格以及她们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作深入的开掘与探讨，并给予适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甚至未能剔除某些资料中的虚假成份。因此，我在写于1984年2月15日的该书初版前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凡入篇的文字笔笔有据，这是无疑的。但请读者注意：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根据客观资料描出历史原型，一般不用更多的笔墨评头品足，自以为当作文史资料尚可，谈到人物传记，只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另行撰写成篇了。”

现在，为溥仪的五位妻子分别立传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中国末代皇帝的婚姻家庭生活》所以能够成为值得研究著述的选题，是因为他从一个特殊家庭的角度深刻反映了晚清以来时代变迁的风云雪雨，具有极为真实、丰富又生动的历史内含。

作为清朝的皇后和皇妃，作为按清朝礼仪制度册立的伪贵人，她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不能不表现清朝的遗风，不能不留有爱新觉罗皇族的深深印痕，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出身名门望族，在清朝是被认为具有“高贵血族”的女性；李玉琴虽然生在平民之家，却曾长期生活在破落的皇族家庭里，她们是在中国兴旺了将近三百年而终于走向衰亡的爱新觉罗皇族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我们研究皇族的败落，她们可以提供有力的佐证。

作为具有皇帝身份的男人的妻子，她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帮助丈

夫实现“大清王朝”的中兴而做了种种努力，同时也在实践中逐步认清了日本军阀的嘴脸。婉容在鬼域中挣扎过，文绣因政治裂痕而跟溥仪分手，谭玉龄在枕边给丈夫讲述日寇的残暴，李玉琴在溥仪受日本窝囊气的时候给他唱歌、讲故事……她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和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她们生命的日历上写下了日本导演伪满的事实。

作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皇妃、“贵人”和妻子，她们各自的生平道路都交叉在溥仪人生途程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一段上，所以从她们的经历中不但能找到最真实、最可靠、与普通人一样食人间烟火的溥仪，而且能找到擅于在复杂形势中变幻脸谱的溥仪的真正政治面妃。因此，研究溥仪的生平也离不开他的五位妻子的生平。

作为具有某方面典型意义的妇女界名人，她们的喜悦和哀怨，她们的理想和结局，无不可以归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中，婉容、文绣和谭玉龄都是从血泪中走过来的，一个疯了，一个跑了，一个死了。她们的悲剧既是由封建社会道德观念酿成，也是外来侵略势力刺激、催化的结果，因此不能说这只是一些弱女子的个人悲剧而是民族历史上一幕软弱怯懦、任人宰割的悲剧。李玉琴因与溥仪保持婚姻关系的十二年横跨两个时代，她才在经历痛苦与坎坷之后被新中国改变了命运；李淑贤则是作为公民的妻子而给溥仪送终的，他们夫妇间温馨的感情构成一幕永恒的喜剧，被这喜剧折射着的，当然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社会 and 全新的观念。

前述不过是荦荦大者几宗，总之，《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家庭生活》绝非仅仅是儿女情长、夫妻恩爱，这个选题无疑是有价值的。至于我写的怎样，会受到认识水平和掌握资料的局限，功过成败，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乞愿关心我的读者评判。

1990年5月7日初稿

虽然本书成稿于十多年前，但一直没有出版，其内容在同一领域中仍然是最新的。当此《婉容/文绣传——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新版问世之际，我把这篇老书稿的序言仍按原样发表，自信能够得到新老读者的首肯，谭玉龄、李玉琴和李淑贤的传记，也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与各位读者见面。

2004年4月12日于长春

目 录

上 卷

中国末代皇后 郭布罗·婉容

1 皇后进宫 4 2 龙凤情缘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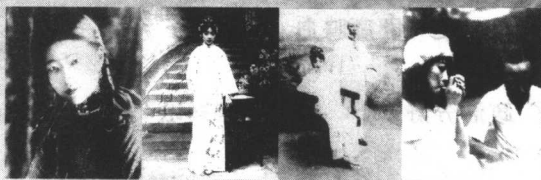
3 订婚过程 21 4 花烛冷夜 32 5 明星皇后 44

6 宫墙难遏 55

7 情场角逐 68 8 清宫末日 73

9 旧地重游 80 10 皇家媳妇 98 11 梦断扶桑 110

12 苦境天知 123 13 出关前后 139



14 笼中伪后 155

15 虎口挣扎 165

16 “极密”档案 173 17 流言无根 178 18 红颜薄命 185

19 冷宫无情 191 20 流浪皇后 200

21 患难行踪 207 22 婉容之死 213 尾 声 221

附 录 225

下 卷

中国末代皇妃
额尔德特·文绣

1 少女时代 238 2 围鹿喋血 255

3 裂痕微露 284 4 政治分野 302 5 皇家兴讼 311

6 惊世震俗 321

7 黑云压顶 332 8 龙凤分飞 341

9 大节大亏 366

10 再婚生活 374





中国末代皇后 郭布罗·婉容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爱新觉罗·溥仪



婉容相貌姣好，仪态不凡，举止端庄，谈吐文雅。



当年婉容的“标准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先后出现了二百一十九位“真龙天子”。这些人间帝王都有权广置“后宫佳丽”，因此才有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之说；拥有“嫔妃三千”的好色之君也是有的。然而，每代帝王大抵只立一位皇后，很少有立两位或三位的。所以，若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皇后，也不过二三百人罢了。

皇后，固然是嫔妃之中最尊贵的女性，在历史上也曾出现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那样的“贤内助”，她们以自己的识见协助丈夫秉政治国；在历史上还曾出现如慈禧那样的皇后，利用自己的地位篡权窃国，成为中国大地的实际主宰者。然而，更多的皇后并不能以她们荣华富贵的胭脂掩埋哀怨的泪痕，她们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被污辱者、被践踏者和被玩弄者。同治帝的嘉顺皇后活活饿死在金碧辉煌的深宫之中，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婉容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位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她悲惨的一生告诉人们：那个吃人的制度怎样毁灭了数以万计的具有聪明才智的女性。



第一章 皇后进宫

◎

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

清宫钦天监^①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出发。

公元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宣统皇帝，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皇后，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规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

根据宣统皇帝的一道“上谕”，贝勒载涛^②总办大婚典礼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当即查阅《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朱益藩^③、绍英^④、耆龄^⑤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遥，这不过是预

迎娶皇后的凤舆停在乾清官前





迎娶时辰已到，凤舆起驾。

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溥佳^⑥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是花了40万元，即以此数计，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20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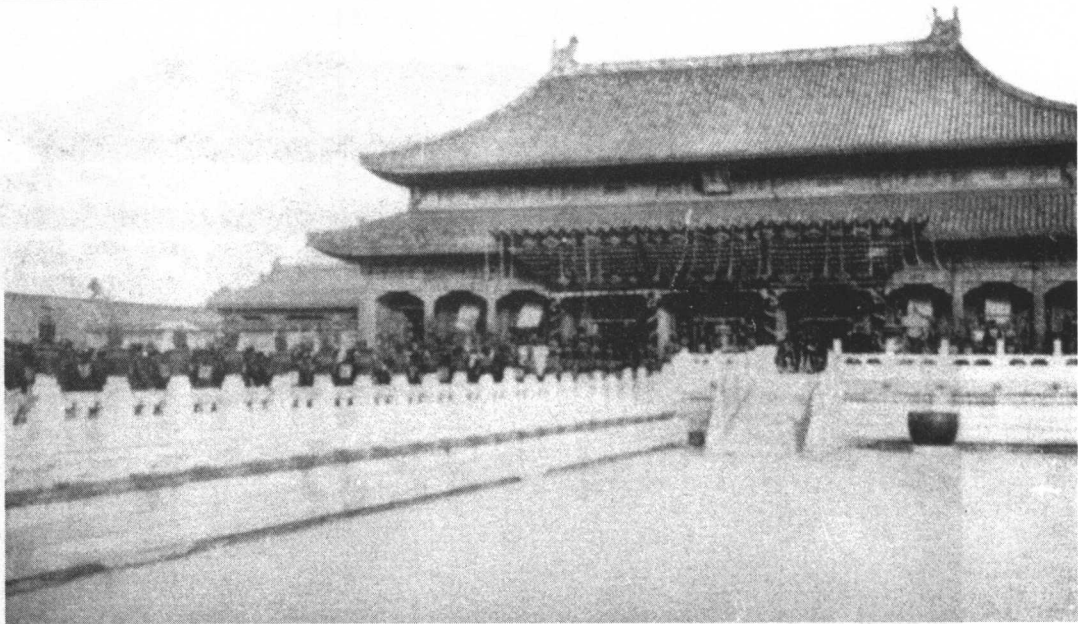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答复竟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检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樽、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白玉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年11月2日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⑦，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极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据当时报道^⑧，清宫各门如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等都悬挂了门神，左神荼，右郁垒，画像丑怪凶恶，妖魔鬼怪大约是不敢前来逞能的了。恭迎皇后的凤舆确定由东华门中门出入，因此该门还特殊装点一番：大门左右两侧临时安装了四只水月电灯，门神当然也是不可缺的，门前扎彩坊，在用黄绸扎作巨龙盘旋状的彩柱下面，站着两排身穿大礼服的军警。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喜轿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





1922年12月1日大婚那天的乾清宫前

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宫内低级官吏、内监、侍卫、御医、厨役、工匠等干脆不许出入午门的各门,只能走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进入午门的中门,正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这哪里是过一道门的简单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后半部,因此他的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额也装点了彩棚。据“庆贺瞻礼人员登名簿”记载,最早来到的是溥仪的六叔载洵,而最后一名是北京警备司令部的高级警官聂宪藩,有头有脸的人物共237人。其中有外国男女人士二十多人,中国地位显赫的女士三人,国会议员二十多人,身穿民国大礼服的政府武官和穿燕尾服的政府文官二十多人。其余为清朝皇族的宗室亲



贵、王公大臣、遗老阔少,以及在小朝廷任职的官员等,他们身着清制礼服。这些观礼人员中只有少数地位高的可由景运门入内,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景运门旁燃点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毯,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宫。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桌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置一“金册”,西桌置一“金印”,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宫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响,由十六种乐器演奏“中和韶乐”的《隆平之章》。溥仪在乐声中先向三张礼桌巡视一遍,然后登上宝座,乐声亦就此而止。继而群臣朝拜,设在殿外阶下的“丹陛大乐”^⑨开始演奏《庆平之章》,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正天使载振^⑩和副天使昭煦^⑪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宫时,“中和韶乐”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

最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以下顺序为北京警察厅马队、保安队马队和两班军乐队,一班演奏外国乐曲而另一班演奏中国乐曲,当然只能分别演奏。继而是无人乘坐的一顶黄缎银顶轿和三辆黄缎银顶车,这是皇帝送给皇后以备平时使用的,所以要空着抬来抬去。再往后是七十二个手执龙凤旗、皇伞以及金瓜、斧、钺、棍、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銮驾,是皇帝或皇后出门时必不可少的摆设,还有众多轿夫抬着的四驾黄亭,原来摆在乾清宫东西礼桌上的“金册”、“金印”以及唯皇后才有资格享用的凤冠霞帔等物端放于黄亭之中。

紧接着,又有六十个手提大型宫灯的人。这中间也插入了清室官员、民国政府派来协助照料的警官以及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门步队和中、西两班军乐队。这后面才是统率迎亲仪仗的最高官员:手持“圣节”的正天使庆亲王载振和手捧“圣旨”的副天使郑亲王昭煦,这“圣节”自然是刚刚在乾清宫中礼桌上摆放过的,而“圣旨”也是刚刚宣读的那一道,只有皇帝亲派的使节才有资格持节捧旨。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由正副使左右扈从,而使节身后还有人拿着轻便香炉,上插已点燃的四炷香,一丝丝轻烟旋入夜空。

最后才是皇后乘坐的风舆,这驾金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上了,是光绪大婚时在杭州订制的,这次又重新釉饰了一番。凤舆又称喜轿,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轿子,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轿顶涂金,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圆形,正中装饰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凰象征幸福和幸运的新娘,象征高贵的皇



后,凤背驼着喜轿的金顶;第二层也是圆形,黄缎绣的蓝凤凰的轿檐环绕一圈,轿檐上站着九只小金凤;第三层为弓背形出方檐,檐四角各站一只金凤,嘴里都衔着被称作“垂地流苏”的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帏以明黄色云缎作底,上面绣着五彩凤凰。喜轿左右两侧设有透明玻璃方窗,装饰有金色双喜字。轿前垂帘,轿里和座套全是红缎绣蓝凤凰、金喜字,还有五彩云朵、蝙蝠和吉祥花。四周绣葫芦万代花边,寓有多福多寿、子孙万代、繁衍不绝之意。凤舆周围除三十二名清室官员和若干民国军警随行护卫,还有牛角和大鼓各百余对,以壮声势。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又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于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呢!

凌晨1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②、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③、载泽^④和溥信^⑤等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沿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行到达皇后府邸。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郭布罗·润良和皇后之弟郭布罗·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这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该机构根据占卜宣布:皇后升降舆时应向东南吉方。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

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

